

俄罗斯问题研究

(2014—2015)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оссии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

主 编 / 徐向梅

副主编 / 王秋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俄罗斯问题研究

(2014—2015)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оссии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

主 编 / 徐向梅

副主编 / 王秋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问题研究. 2014—2015 / 徐向梅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17-3039-8

I. ①俄… II. ①徐… III. ①俄罗斯-研究 IV. ①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0083号

俄罗斯问题研究. 2014—2015

出版人: 葛海彦

责任编辑: 薛迎春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16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2.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俄罗斯问题研究(2014—2015)》

主 编：徐向梅

副主编：王秋文

顾 问：李兴耕 郑异凡 杨金海

编委会成员：王秋文 朱晓中 高 歌

高晓惠 徐向梅

序 言

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也是我国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已有400多年的交往，相互产生着巨大影响。我国学术界一贯重视对俄罗斯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目前中俄关系迈入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并将不断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有助于中俄两国相互了解和相互借鉴，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11月，正值世纪之交俄罗斯政局出现重大变化之际。2000年3月普京当选总统，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于2000年4月创办了不定期内部刊物《俄罗斯研究信息》，跟踪报道俄罗斯以及东欧、中亚地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介绍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政党制度演变、社会思潮的新动向，国内外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和现状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对苏联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评述，译介新出台的重要政策法规、新解密的历史文献档案以及各种出版信息，供有关部门及研究人员参阅。为这个刊物撰稿和提供资料的除了我局的研究翻译人员外，还有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俄罗斯研究信息》于2000年出版了5期，后一度中断。2010年复刊。在2010—2013年间共出版38期。信息内容

丰富、资料扎实,时效性和学术性强,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和读者的重视,许多文章被国内众多刊物引用或转载。为满足读者的需要,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把2010—2013年的《俄罗斯研究信息》发表的文章和信息资料予以精选,编成《俄罗斯问题研究》文集,每年一卷,共四卷,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4年6月—8月正式出版。

四卷文集的内容涉及当代俄罗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一个阶段是2010年至2011年,它是发端于2008年的“梅普组合”的继续;另一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3年,从“梅普组合”转到“梅普易位”,进入“新普京时代”。

普京在其执政八年(2000—2008)间,励精图治,扭转了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局面,促使俄罗斯逐步走上复兴之路。2008年普京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全力支持梅德韦杰夫接任总统,自己则转任总理,形成了“梅普组合”。2012年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掌握了实现其“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诺言的有力杠杆。

在2010—2013年这四年间,俄罗斯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罗斯遭到重创,导致国民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降。尽管在2010—2013年这四年间俄罗斯遇到不少困难,但总体上仍保持了稳定发展,各项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

梅德韦杰夫在其执政期间提出了国家“全面现代化战略”,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强调发展“智慧型经济”,建立以现代最新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实现科技创新。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强调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在民主价值和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反对腐败、精简机构、推进司法改革、改革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的建议和法律。在外交政策方面,“梅普组合”和“梅普换位”两个阶段之间既有继承性,又有差异性。其总的目标是加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安

全和利益。二者都致力于实现“独联体”一体化，反对北约东扩，巩固和发展与中国、印度的关系，提高“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梅普组合”阶段，美国曾宣布“重启”俄美关系，两国关系略有好转。2012年“梅普换位”后，俄美关系逐渐恶化，争执不断，在中东、叙利亚等问题上处于对立状态。俄力图通过举办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峰会和2013年圣彼得堡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

在2014—2015年这两年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内政等领域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简要地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领域，俄罗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入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俄美关系紧张、俄日关系陷入僵局、俄民航客机遭恐怖袭击、俄土冲突加剧等严峻考验，但普京应对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的果断有力措施，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坚决强硬立场，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即使一贯对普京持批评立场的戈尔巴乔夫也赞扬普京“拯救俄罗斯于危难之际”。根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2015年10月22日的民意调查，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9.9%，创历史新高。普京在2015年12月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呼吁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在此期间，俄罗斯政党格局相对稳定，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继续保持一党独大地位，其他三个议会政党——俄共、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虽然都自称反对党，但在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入俄、俄土冲突以及国际反恐斗争等方面都支持普京总统的政策，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等领域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

在经济领域，由于乌克兰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实行制裁，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卢布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汇率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从经济结构来看，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低效，虽然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工业部门相对发达，但基础设施和轻工业落后，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尽管当局提出要向创新型、智慧型经济转变的战

略,实际上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劳动生产率低和政府部门治理能力不强也制约了经济发展。俄罗斯经济的亮点是农业取得较好收成,出口部分粮食。俄联邦经济发展部宣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84万亿美元,增长率仅为0.6%,2015年经济萎缩3.7%。为了重振经济,俄罗斯提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大力吸引外资等计划,但成效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的建设跨欧亚大陆通道设想对接,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联系与合作,为两国的务实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在外交领域,2014—2015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对立加剧,但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到“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严重恐怖袭击后,俄罗斯表示愿与西方国家在打击恐怖活动中进行合作,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但西方国家对俄的制裁仍未取消。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入新阶段。两国相互配合,成功举办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双方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机制内广泛开展合作,打击“三股势力”,成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

在社会思潮领域,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宣称“俄罗斯保守主义”是党的意识形态,倡导俄罗斯爱国主义。该党内部存在“社会平台”“爱国主义平台”和“自由主义平台”三个政治平台,分别代表了左、中、右三种不同倾向。俄共宣布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争取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但党内有三分之一党员是东正教徒。公正俄罗斯党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党国际成员党。自由民主党虽然自我标榜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实则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这些政党都强调爱国主义和保护东正教历史文化传统。目前东正教在俄罗斯具有重大影响,欧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也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以纳瓦利内等为代表的体制外的激进自由主义流派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

在内政方面，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反腐力度，改进网络管理，加强对非政府民间组织的管控、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 2014 年出版《俄罗斯研究信息》6 期，2015 年决定在 2014 年出版的四卷文集（2010—2013）之后，把近两年的学术成果汇集起来，编辑成为《俄罗斯问题研究（2014—2015）》合刊，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为本卷文集撰稿的除了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及局属各部门的研究人员以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新华社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本卷还收录了有关 2014—2015 年中东欧及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变化的论文和文献资料。

我们希望，与此前出版的 2010—2013 年的四卷《俄罗斯问题研究》一样，《俄罗斯问题研究（2014—2015）》合刊的问世能为读者提供新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观点和资料，有助于继续加深对俄罗斯、中东欧和中亚问题的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

我作为曾经参与创建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信息》的研究人员和老编辑，对各位撰稿人、编辑出版人员以及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李兴耕

四卷本《俄罗斯问题研究》(2010—2013) 跟踪研究文集新书发布会暨近期 俄罗斯形势研讨会综述

徐向梅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问题研究(2010)》、《俄罗斯问题研究(2011)》、《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俄罗斯问题研究(2013)》四卷跟踪研究文集于2014年6—8月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借四卷本跟踪研究文集出版之际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于2014年11月20日召开了新书发布会暨近期俄罗斯形势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主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前驻俄大使李凤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永全、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桂从友、中联部欧亚局副局长钱乃成以及来自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交部、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新华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因由,近期俄罗斯经济、政治和外交形势,以及乌克兰危机的未来走势、中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简要介绍与会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因由

俄乌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从乌克兰独立以来就纠葛不清，因为俄美两大势力掺杂其中，乌克兰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使得形势尤其复杂。2014年3月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局面急剧尖锐，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严峻的国际关系危机，西方阵营的集体制裁给俄经济造成严重困难。

李凤林认为，乌克兰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一个问题，这次危机爆发几个方面都有责任。首先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波兰，支持乌克兰通过街头政治推翻政权。这件事情又深刻地反映了乌克兰社会自身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多年来就希望乌克兰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乌克兰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独立过。这个国家真正独立的历史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段时间，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种情况下激进分子上台，就是要独立，就是要走向西方。西方，特别是波兰在这方面做得也太急了，他们希望能更快地把乌克兰拉入到欧洲阵营，这是西方的错误。普京利用西方这一错误一举拿下克里米亚，事情做得很漂亮，但是也犯了错误。普京在3月18日克里米亚完成入俄程序当天发表的讲话，历数冷战以来西方做的一些坏事，可以说讲得淋漓尽致，很鼓舞人心。但是他提出来新俄罗斯的问题，声称要保护俄罗斯人，保护讲俄语的人，结果煽动起整个独联体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特别是乌克兰东部、东南部地区，而俄罗斯对乌东地区民间武装的支持更加激化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前驻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大使于振起回顾自己在2008年出版的《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段》一书中谈到的对乌克兰的看法。他认为，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影响这个国家局势的一直是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民族和政治裂痕，另一个是欧美双方在乌克兰的角逐。2004年底的所谓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这两对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发的表现，这场较量的结果是亲西方反对派领导人在西方的支持下战胜了来自乌克兰东部的人当上了总统，总统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带来政局的稳定，而

是造成了新的不稳定。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局时有动荡,经济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就是这两对矛盾作用的结果。他当时预言“今后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两对矛盾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不幸言中。于振起认为今年2月份乌克兰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场升级版的颜色革命,或者说是以街头暴动出现的国家政变。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郑非凡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与其扩张主义传统有关。俄国扩张主义不是从最近或什么时候突然出现的,而是从沙俄帝国时期就开始的,十月革命以后扩张主义传统延续下来。比如蒙古问题,列宁1921年就承认蒙古独立,只不过独立真正完成是在斯大林时期。本来,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针对的是殖民地国家,目的是让殖民地独立,可当时的苏联却从中国把蒙古弄出去。另外一个例子是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是十月革命后由孟什维克组织建立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1920年格鲁吉亚和苏俄签订了互相承认协定,但协定签订不到一年,苏俄就出兵把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归并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格鲁吉亚某个村庄有几个俄国人起义并请求苏维埃政府支持,苏俄就出兵、占领,然后是归并。这似乎成了一个公式:当地起义,请求支援,出兵,然后通过全民公决,然后归并。这一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也是这种做法。

二、乌克兰危机未来走势

乌克兰危机从今年2月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断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导致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始,已持续大半年,中间有乌克兰政权更迭、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乌克兰内战、马航坠机和西方不断加深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等等,乌克兰危机何时能够结束,未来会向哪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昌洪谈到,无论是普京的整个欧亚政策,还是其追求欧洲大国地位,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拒绝美国打压,争取跟美国平等对话的权力,从各个方面来讲俄罗斯对乌克兰事件作出强烈反应都是必然的。更何况西方在乌克兰所进行的是“2.0版的”或者说是更具血腥和军事色彩的颜色革命。不过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一方面作出强烈回应,一方面也面临外交困境,它难道真的要下定决心跟美国、跟

西方对抗吗?再一个是欧洲,事件本身是欧洲和乌克兰的关系引起的,后来美国人插手操纵,结果欧洲的损失远大于美国。对欧洲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怎么理解?我们之前说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在立场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似乎差异性在变小,整体的一致性在增加。第三是美国,我们关注到俄美私底下的接触事实上并没有中断,俄罗斯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后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

于振起认为,乌克兰今年2月份发生的政变已触及到俄罗斯不能退让的底线,俄罗斯不能不作出坚决的反击。收回克里米亚只是一个小动作,普京总的目标是要保住乌克兰,他不需要乌克兰分裂,而是需要其完整。普京的策略就是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独立的倾向,然后逼着基辅中央政权同意实现联邦化。普京已经对德国媒体公开表明意在乌克兰实行联邦制。俄罗斯在乌克兰对外政策方面的底线就是不能让其加入北约,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美国CNN明确表达,这是俄罗斯的红线。

李凤林指出,目前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乌克兰各方都已经感到困倦,试图找到出路,但是都很难。美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最苦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现政府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欧洲的麻烦在于,它不知道怎么去跟俄罗斯最后达成妥协。现在看来欧洲的底线是,克里米亚可以不管了,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不能不管,乌克兰领土完整不能再破坏,边界要封闭,俄罗斯不能出兵。俄罗斯怎么办?俄罗斯大话放出去了,底线是乌克兰不能参加北约,参加欧盟得同欧亚联盟商量,乌克兰要搞联邦化。乌克兰现总统曾表态可以给乌东部地区特殊地位,但后来收回了。现在的形势和局面,似乎是说乌东这两个地区政府不管了,预算不出钱了,你自力更生吧。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既不说独立,政府也管不了。

李凤林认为,乌克兰的问题可能会僵持一段时间,现在是心理战,看谁能够顶得住。俄罗斯很困难,俄罗斯的困难远远大于欧洲。当然最困难的是乌克兰,但乌克兰政治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还在坚持其独立和摆脱俄罗斯的理念,这是非常危险的。俄罗斯能坚持多久?根据它现在的实力坚持三

年四年大概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其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加上俄罗斯的社会实际上也在变化,民情民意也在开始变化。拿下克里米亚丢了乌克兰,下一步怎么办?这个问题摆在俄罗斯精英的面前,也摆在普京的面前,这是涉及俄罗斯发展的未来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兴谈了他对乌克兰危机和国际格局的几点看法。第一,俄罗斯不会放弃克里米亚和乌克兰,普京尤其不会放弃。保护克里米亚就是保卫俄罗斯,如果放弃乌克兰,俄罗斯是没有国际地位的。第二,美国不会放弃重返亚太。很多人认为乌克兰把美国牵制住了,实际上不是。乌克兰对美国来讲只是面子问题,而亚太对美国才是里子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表面上是俄攻美守,实际是美攻俄守。在亚太表面上是美攻华守,实际是华攻美守,美国不会放弃重返亚太,跟普京不会放弃乌克兰是一样的。第三,乌克兰问题将长期无解,但俄美关系有可能改善,改善的机会很有可能是美国大选或者普京下一任期大选。

三、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触犯了众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俄罗斯采取了一波又一波的制裁措施,制裁先是涉及俄罗斯一些重要人物甚至直指普京圈子,冻结其海外资产和账户,禁止入境,接下来对俄重要的金融、能源和军工部门封锁其海外融资渠道,限制向其出口高端技术和设备。融资困难,资本外流,卢布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国际油价又大幅度下滑,俄罗斯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制裁下的俄罗斯经济是个什么状况,俄罗斯能否撑得过去?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徐向梅研究员认为,西方制裁的确造成了俄罗斯经济的严重困难。宏观经济层面 GDP 下降,2013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 1.3%,2014 年 1—9 月同比增幅降为 0.8%。俄财政收入赖以支撑的石油出口收入因为国际油价暴跌而锐减,而拉动经济的三大杠杆——投资负增长,消费增幅继续下降,进出口零增长。因为卢布贬值,央行动用国际储备支持卢布,国际储备已从年初的 5000 亿美元下降到 11 月中旬的 4200 亿。制裁的负面效应不只体现在宏

观数据中,国内外投资者的观望和恐慌情绪有所加深,一些金融和能源企业面临现实的融资阻力和生产困难。

徐向梅认为,打击严重是无疑的,但俄罗斯经济还是撑得住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宏观指标。宏观指标的下降既有制裁的因素,也是此前由于自身结构性的抑制导致增长衰减的延续。而且,即便是宏观数据也不全是消极因素。比如看 GDP 增幅,按照俄经济发展部的宏观经济监测报告,1—7 月是 0.7%,1—9 月已经上调至 0.8%。1—9 月工业生产增长 1.5%,比去年同期的 0.1%好不少。农业是个丰收年,同比增长 7.7%,去年是 2.2%。建筑业总体是下降,但其中居民住宅建设同比增长 24.6%。进出口贸易上半年呈下降态势,到 9 月份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失业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低于 5%。二是百姓的生活状态。尽管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但俄罗斯老百姓的工资还在增长中,尽管增幅减小。前三个季度全俄居民名义月均工资约 880 美元,尽管有通胀,但老百姓没觉得对生活有多大影响,也没有把西方制裁太当回事。三是俄目前的国力。俄罗斯经过普京 14 年的治理,国力已今非昔比。尽管 2014 年资本外流加剧,但是截至 11 月中旬,俄依然保有 4200 亿美元的国际储备。俄罗斯仍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尽管担心能源销售在西方的市场受到影响,但短时间内国际市场包括欧盟国家对俄能源需求改变不了,更何况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向俄敞开。况且在这样一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制裁不可能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无论是美俄还是欧俄之间。

于振起指出,不要因为西方制裁而唱衰俄罗斯,那就太小看俄罗斯了。他认为,从苏联解体前夕到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的困难情况,以及俄罗斯复苏的全过程看,现在这种情况算不上什么。唱衰俄罗斯者除了一些人的自主行为以外,不能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

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后续发展问题,与会学者也有谈及。孙昌洪谈到,到底是安于能源大国地位,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搞创新,走现代化发展道路,或者进行再工业化,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徐向梅谈到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结构问题和劳动生产率问题,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中存在着结构调

整的契机,但不能估计过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制裁过后俄经济依然会呈现外部依赖性和脆弱性。

四、当今俄罗斯的政治生态

俄罗斯转轨以后走上西方框架下的政治民主道路,但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体制和权力交接形式经常被冠以专制和独裁的帽子,饱受西方诟病。今天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生态如何,未来俄罗斯会向哪里走?

李凤林认为,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垂直管理体制,是继承自沙皇、以致斯大林时期,这是俄国的传统,只不过用西方民主的表面形式来加以包装。这样的体制不可持续。

孙昌洪认为,俄罗斯选择的模式是自己的模式,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实质就是一个强权总统加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包装的政权党独大的多党议会和一个相对弱势的政府。从现状上来看,强权总统以及民众支持保障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政权稳定和政治稳定。但这里面存在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是普京这种支持度的真实性,我们都知道民调结果多多少少都会掺有水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订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二是支持度的持久性,它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三是当这种相对僵持停滞的状况保持下去以后,俄罗斯国内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多更大的影响时,其选择和立场会不会发生变化。

徐向梅谈到,俄罗斯人对普京评价不一,有褒有贬,这一点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总体上俄罗斯人对普京的认同感还是非常强的。俄罗斯人一方面承认普京专制,一方面也认为其在目前还无可替代。在收回克里米亚和西方制裁过程中普京支持率更一路飙升,甚至在知识分子中,甚至达到86%。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在西方制裁中不是下降而是得到了加强。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不会出现因为经济困难而导致政治动荡的可能。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认为,俄罗斯内政外交上当前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爱国的“保守派”压倒亲西方的自由派,或者借用俄自由派的说法是“中国选择派”超过“欧洲选择派”,俄政治生态显现单一化态势。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 议会反对党同政权党政治方针趋同。今年 11 月 4 日民族团结日四党领袖联合举行游行, 支持当局大政方针。今年地方政权机关选举中, 甚至出现在野党与政权党相互支持的局面。(二) 2012 年《政党法》的修改导致俄政坛合法政党由 7 个增加到 70 多个, 反对党过去同政府斗, 现在忙于相互争夺进入议会、参与政权的机会, 朝野和谐相处, 甚至在野支持在朝。(三) 通过《游行集会法》和《非营利组织法》, 扶植并资助爱国的非政府组织, 打掉了不妥协反对派的嚣张气焰, 极大地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四) 吸取乌克兰教训, 以民主和法治加强社会稳定, 破解“颜色革命法宝”——“围困政权机关”和“重新选举”。(五) 营造浓重的爱国主义氛围, 提高了普京的支持率和执政权威, 连反对派两大头面人物纳瓦利内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也怕落下“卖国贼”的骂名, 不得不高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五、俄罗斯非要当世界一流强国吗

梅德韦杰夫总理 2013 年 10 月说, 俄罗斯经济实力排在世界前十, 政治影响力处于第四第五位。美国和中国是一流强国, 俄罗斯与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南非同属一个等级, 而且难以再跻身世界一流强国。普京却“不信邪”, 非要让俄罗斯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国内学者此前也有争论, 俄罗斯为什么就不能当二流国家。

盛世良介绍了他在 10 月下旬参加普京总统主导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时曾与俄罗斯多位政治学家讨论的三个问题: 俄罗斯不当世界一流大国行不行? 俄罗斯不收回克里米亚行不行? 收回克里米亚后不支持东乌克兰“民间武装”行不行? 答案是三个“不行”。

第一, 俄罗斯如果甘心当二流国家, 那就会沦为三流四流国家。原因是美国不放心、不甘心: 俄罗斯国土太大, 军事实力和发展潜力太大, 不把它进一步肢解, 它早晚会东山再起。要让它永无出头之日, 就得削弱它, 改变它的发展方向, 让它沦为三四流国家。而在克里米亚、东乌克兰问题上顶不住乌克兰和西方压力, 最终就会丢失前苏联地区, 丧失战略缓冲区, 直接面对北约, 遭受西方的